陕西工人報

墨海中的求索

记青年书法家赵大山

本报记者 叶广苓

赵大山近影

“好字！”一位读者指着《西安晚报》文艺版的“终南”刊头说。我看那字，果然质朴挺拔，静穆蓄健，终南灵秀，跃然纸上。

书者赵大山，恐怕是位老先生呢。

及至上星期，我才见到了这位“赵老先生”——一个三十出头的小青年。他很忙，求字的，请写条幅的自然不少，他年轻，不能拉架子，有求必应。今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要出他的书法集，日本日中友好书法协会也将为他出版《赵大山日中友好诗谊书法集》，他要准备作品，要拿出象样儿的东西来，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给谁写俩字儿，抹糨糊贴到墙上的事儿，得认真对待。我看那满桌、满地、满墙的字，心里想，这要花多少时间哪！“你成天泡在字里头，爱人也乐意？”我问。“有什么法子呢？入了这个门儿了。”他说，书法使他着了迷，结婚的那天下午，听贺喜的人说起晚上有几位老书画家在某处聚会，共磋书艺。机不可失，他再不能安心当新郎了，偷偷溜出来，丢下了花朵般的新娘子而投入到一帮老头子们当中。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三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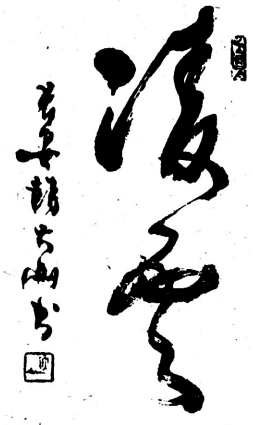
他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老九，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也吃亏最大——没念几天书。有一天他上街，一块牌匾吸引了他的视线，“画片门市部”几个大字苍劲有力，起笔迴峰，气势不凡。他的心颤了，脚也移不动了，瘦小的他坐在马路沿上，托着双颊对那匾看了许久许久，又从身旁拣来根冰棍棒在地上细细临摹，他朴素地体会到书法艺术的魅力，领悟到祖国文字的美感。至于匾额是谁写的，他不知道。后来，他飞快地跑进家门，从家中的各个角落，搜出了自己的全部珍藏，小人书、玻璃球、弹弓以及他最喜爱的一副乒乓球拍……以这些为资本，他从小伙伴手中换了一本“颜真卿字帖”，开始了他的书法生涯。

有失去的，就有得到的。正因为“文化革命”，才纸多、墨多、时间多。亲友来赵家串门，谁都忘不了给他们家的老九捎一捆旧报纸。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利用这大家资助的旧报纸临帖习字，无分冬夏，十分刻苦，打下了深厚的书法功底。

著名书法家宫葆诚很喜欢这个勤学好问的孩子，给予细心热情的指导。舒同看了他的作品以后，给他讲了一个张旭在唐太宗面前束发挥毫的故事，鼓励他大胆闯新，冲出先人的框子，建立自己的风格。

十几年过去了，他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后来又调到长安书画社。无论干什么，那笔是一直没有丢。近两年时间，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四十余幅书法作品，翻译了近十万字的书法论著，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

七六年，日本书法第一次在西安展出，日本书法那清新的布局使他赞叹不已，同时，一个大胆的设想也在他的心中萌发了：把日本书法的现代美和中国书法的传统美如果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书体，那该多好。于是，他又刻苦学习日语了。



凌云——赵大山

八五年，日本行田市书法代表团来西安进行交流活动，赵大山以他的日本式的淡墨书法和一口流利日语赢得了人们的称赞和好评。

去年，他应日本旭川市梅田书法学校校长梅田雪岭先生邀请赴日进行书法交流，日本著名书法家上条信山先生和关鹭峰先生对他的字都有很好评价，称赞他的书法是“书体变化多端，清静透骨，取东洋艺术之长，溶古今为一炉。”他用彩墨书写的“空海”条幅，作为珍品和中日人民友谊的见证，被市艺术馆收藏。一位市议员，看上了他的一副作品，要出价六万日元购买。遭到展厅管理人员拒绝后，他又私下找到赵大山，苦苦恳求，愿出十万日元价钱收买。赵大山说展品无权出卖，但当看到这位日本人失望离去时，又感到深深的内疚。当晚，他挥毫特意为这位日本朋友另写了一幅。第二天，这位议员捧着赵大山无偿赠送的书法时，惊讶了，“你为什么不愿卖却要送呢？听说中国的书法家并不富有啊！”赵大山回答：“我看重的不是钱，而是友谊。”说完，两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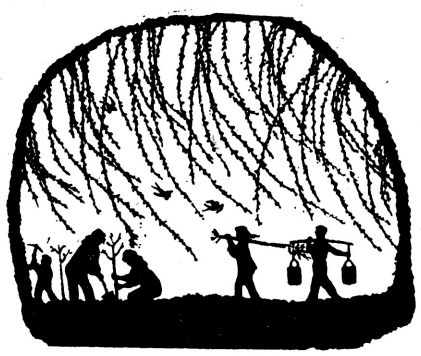
练习书法，是一辈子的事，活到老，学到老，无止无境。作为西安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的赵大山，今后的道路还很长，愿他努力。

（摄影 王幼建）

绿色的柳枝

安康 张虹

那天，他离我而去，
我独自顺着小路踯躅。
突然，一个小女孩走来了，
「阿姨，替我折一枝绿柳，
我要插它在学校的植物园里。」
「呵，孩子，你已经错过插柳的时候。」
我折下一枝，黯然劝告。
孩子嘎嘎大笑：
「啊，没有，
泥土是热的，插柳还分什么时候？」
孩子欢快地舞着柳枝，
象蝴蝶儿舒展着美丽的翅膀。
她唱着半生不熟的杨柳曲，
竟把柳树唱成了白杨。
她唱着笑着跑了，
手上的绿光在天地间流荡。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不由得也放开脚步，
去追那绿柳——还有那株小白杨。



春（石刻） 田雨泽

郑板桥画虎

清朝乾隆年间，郑板桥由山东解官回到扬州，以卖画为生。因板桥中过进士，当过县令，如今虽已不作官，但身价已高，字画又高雅怪绝，求字画的人踏破门槛，应接不暇。

当时扬州的一些盐商豪富，附庸风雅，都以家中能挂郑板桥的字画为荣，不过这些人要想得到郑板桥的字画可是不容易。

有个姓汪的盐商，欲求板桥画一幅猛虎出山图，以显示财气威风。郑板桥并不回绝，满口答应，要价银二百两，汪盐商一向吝财如命，只出一百两。板桥也不再与他争价，微微一笑，铺纸研墨，略加思索，大笔落墨，不大一会工夫，一幅老虎出山图便画好了。画的是一只老虎卧在山岗上，俯视山下，一幅贪得无厌的眼神，真是要扑杀一切的样子。汪盐商以半价得到此画，欣喜若狂，逢人便说捞到了便宜。

一日，汪盐商邀来同行商友来看他的画。众人称赞不已。还是一位略有文墨的老盐商，左看右看，看出门道来了，叫道：「汪盐商，你上当不浅哩！你看这老虎出山图，画的是半只老虎伏在山岩上，那半只身子被石头遮住了，你这不是半价只买到了半只虎吗？你再看，山下一片荒凉，有土不毛，有水不绿，老虎有威何能久长？」汪盐商经一拨撩，才恍然大悟，急将此画取下，再也不挂了。

（刘华玉）

朝陽

师明林 设计

神圣的领地

商洛 李慧萍

方方一丈见余
堆满仪器、试剂
这是厂里的化验室
也是我的领地
摇动探索的试管
追求色彩的纷奇
现实在这里升华
幸福连接着全厂的荣誉

无 题

管发川

有人在夜晚数星星
思念白天的太阳
为什么同在一个空间
占有夜晚的是千百万
拥有白天的却只有一颗
人，也应有占有白天的
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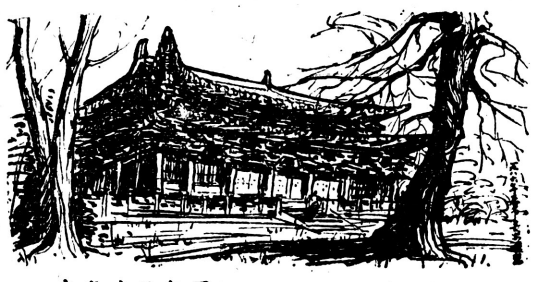
漫谈“唐风”建筑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常青

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充满创造活力的鼎盛时代，此期以木构为主的建筑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在唐都长安城，荟萃着代表当时建筑成就的著名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是皇家宫殿建筑，一是佛教寺院建筑，属于前者的为长安城中轴线北端的皇宫——太极宫及其东北方向上的大明宫、西南方向上的兴庆宫，这三组宫殿群合称“三大内”。属于后者的主要有城内的大慈恩寺、荐福寺、青龙寺以及城南的兴教寺和香积寺等。这些宫殿和寺院建筑以其特有的气势和造型体现了盛唐的建筑艺术风格，常被行家们称作“唐风”建筑。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在战乱兵火的摧残下，木构建筑常遭破坏，特别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叛将朱温胁迫唐帝迁都开封时，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尽行拆毁，一代帝都从那时起就开始破败了。在今天的西安，除了一些石砖塔外，没有任何唐代木构建筑保存下来。那么，“唐风”建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与后世的建筑有些什么不同？古建筑专家们从山西五台山现存的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和南禅寺大殿中，从日本仿制于唐长安的京都和奈良等地的仿唐建筑中，从敦煌壁画上许多造型逼真的唐代建筑形象中研究和总结出了“唐风”建筑的一些主要特点，从而能够勾画出其真实的历史面貌。

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和辉煌的文化艺术相适应，“唐风”建筑无论从群体还是单体上都表现出宽阔雄浑的气魄，其空间尺度之大超过了后世。例如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从面积上看，约为明清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宏伟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为清楚起见，以下把“唐风”建筑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明清建筑如西安的钟鼓楼及城门楼等在造型特点上作一些比较。先来看一看明清建筑的一些主要特点。明清建筑的屋顶起坡陡峻，屋面出檐较小，屋脊两端多为造型复杂的兽吻，重要建筑屋面多遍铺彩色琉璃瓦；整个建筑用色浓重，华丽艳俗。相比之下，“唐风”建筑屋顶起坡平缓，屋面出檐深远；屋脊两端多为简洁遒劲的鸱尾，很少用彩色琉璃铺设屋面；建筑上用色较单纯，古朴淡雅。从以上几点的分析大致就可以看出“唐风”建筑的样子了。

西安唐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只有几座寺院里的佛塔，其中大雁塔、兴教寺玄奘塔和香积寺塔都是著名的仿木构楼阁式塔，塔身之上有凸起的柱、枋、斗拱等木构形象，也可看作是“唐风”建筑的遗迹。近年来陆续修建的一些仿唐建筑如临潼华清池的部分建筑，南郊青龙寺空海纪念堂和接待室以及最近新建的环城仿古建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唐风”建筑艺术的风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于观赏中稍加留意一番。



唐代建筑复原 （常青制图）

小幽默

两个徒步旅行者在穿过森林的时候，和一只巨熊不期而遇。其中一人急忙把靴子脱掉，换上一双钉鞋。「你这是在干什么？」同伴惊奇得叫了起来，「你穿上钉鞋也跑不过这能啊！」

「谁来和熊赛跑！」

「这人答道，「现在我希望能跑得过你。」